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
第十六回 乘虛取城易於拾芥 以武破嶺擬若登天

話說廣厚未著地，忽聞鋒風自左邊來，急將刀刀揮去；又覺右邊又有風到，不及招架，正遭砍撲於地。原來石礎受計，同石逕、梅清、柳詠各領軍士，裝作敗兵，分水陸假報，以亂廣厚之心，梅清、柳詠駕船，石礎石逕步走，沿途埋伏，使下絆腳索。二人在旁，見廣厚聞報慌亂，坐騎遭絆，暗中看得真切，兩斧並舉，將廣厚砍倒。及火把到來，石逕看時，地下橫著兩個屍首。驚慌審視，一個係黃廣厚，雖然劈死，頸項左邊仍有皮肉未離；一個係石礎，連肩到脊，削作兩段。不禁放聲大哭，令軍士將二屍捆於廣厚騎上馱回，泣訴詳細。冠軍雖喜殺死廣厚，見折了石礎，想起破葫蘆卡等功勞，不覺撫屍垂淚，諸軍亦皆涕泣。乃令石逕同司馬萃、童政、祖格、項谷豐守獨鎖渡，自過西岸，引兵前進。再說梁思、秦吉、冉圭、陳密、杜關、姚越、彭舒、單巧、滕政、鄒仁等十人，引兵連夜走到濫柿河，將船內人殺盡，往返數次渡畢，赴到鴛鴦城。惟見上下昏黑，不分山城，乃用宵行芥子燈分頭照路。這宵行芥子燈，光蔽於內，只有數點如芥子大的亮在燈底下照著路，近處自知，遠者莫見，如宵行蟲的樣子。十將各領軍士，分頭照尋，山峻城高，空缺盡行修補，並無可入之處。秦吉尋得著急，聞有水聲，隨視自城腳流出。

走近看時，雖係深溝，奈有石樑砌塞，水由縫中淌下。秦吉令用斧砍碎，砸斷石樑，搬空如洞，令軍士照會梁思等，在城門邊接應。自卻當先，率眾由水竇中爬入，並無人覺。

轉到大街，遇著巡夜將官，那人驚喊起來，秦吉舉斧砍去，那將便走。秦吉奔到城邊，正欲砍門，不期守將先聞喊聲，知有奸細入城，早已準備停當，迎向前來。後面先敗的巡夜將官，又回頭殺到。秦吉等腹背受敵，情甚危急。忽視浮石兵士紛紛反顧，秦吉揮斧衝出，正逢著冉圭，大喜。冉圭道：「梁親校聞信，恐爾力單，囑我同陳密、杜關、姚越仍由竇內趕來接應，他們在外劈門。」說畢，奮勇衝殺。浮石將官見添生力軍，不敢向前，倚著月城攔截；陳密等俱到，拼力向前砍倒。城門已為梁思等劈開，將士盡入。梁思道：「天尚未明，城內猶多兵將，秦大校等屯月城，我們仍搜尋追殺。」說罷當先，四將隨行。

卻說鴛鴦城守將姓名名恒，當聞人聲嘈雜，驚道：「各處皆補齊堅固，惟水溝鐵閘未曾造成，敵軍必由此入。外面自有大軍接應。來將果然智勇，宜乎各極險隘，破得恁快！」令首將永貞、常德各領兵五百，由西門轉到東門。永貞屯西門，常德往渡口屯紮，「可戰則戰，不可則守」。又令次將陸義領兵五百名接應。永貞、冉丕領軍五百名，接應常德，「如渡口無敵兵，飛速過河，於梅坪拒守。此去路上，惟小岡阜，並無隘塞，獨有梅坪老樹成叢，石筍林立，險勢可屯，勿得遺誤。」又傳令西門及城上，加意守護，遣騎飛報雲平嶺。

安排已畢，乃全裝提刀上騎，統領將士往東街來。正遇見梁思等驟到，揮刀砍下，梁思舉耙相抵；那邊副將張軒挺槍衝殺，這裡彭舒、單巧、滕政、鄒仁各向前攔截。

梁思敵不住信恒，漸戰漸退。彭舒獨身使鎧幫助，張軒舉槍迎著，量力亦差。轉到東門，天色已亮，城邊軍士道：「秦將軍在城外同敵人殺哩！」梁思等俱受重傷，聞知前後受敵，發奮道：「今受夾攻，係死地也！當於死中求生，不可待斃！冠軍曾云『有兵救應』，斷非誑語。」說罷，挺耙當先。諸將士奮勇復戰，終因通夜辛苦，氣力不支，又要敗下來。

忽聽喊道：「梁將軍，我來相助建功也！」梁思聞係布惠聲音，知救兵已到，復殺向前。布惠趕上道：「子大夫領大軍入城了，將軍且歇，待我驅除！」布惠用的係大劈手利斧，不分好歹，亂砍亂削。

信恒等戰了半夜，未免疲倦，又突逢此生力軍將，器械猛勇，抵擋不住，兵士先逃，信恒只得敗往西門紮祝永貞、冉丕俱到，永貞道：「末將繞到東門，通敵相殺，得陸義續到，兵勢正好，不期敵人又有大軍接濟，衝散陸義，小將勢孤，殺敗歸來。路逢冉丕，言常德到濫柿河，見敵軍畢渡，結陣向前，乃同常德隱兵葦草中，欲待其過半隨後掩殺。不料敵兵多而且銳，常德敗往南邊去了。冉丕殘兵不能前進，亦同回城。」信恒道：「浮金兵素柔弱，今比本國精悍倍加，足見訓練有人。今且攔定甕城，少待再戰。」

歇有半個時辰，飽餐方畢，整頓出戰。忽到飛馬差官，持令箭道：「奉西庶長鈞命，言敵軍勇猛，智略難敵，各險皆失，今又入城，勢必不支，令將軍焚糧，領兵回嶺。轉令河東西各城邑，可守則守，不可則退，切勿輕戰。」信恒得令，即分頭傳面，又使兵士中弱者先回。自領五百人屯紮西門內外，緩緩而退。梁思等知信恒勇烈，只分兵把守。子直又急檢視庫藏，所以無人追趕。

且說冠軍領兵行到岔路，令往左去。楊善道：「梁思等俱係直行，今往左邊，恐有錯誤。」冠軍道：「他們取鴛鴦城是以直去，今往青草城自應向左。青草城係河東險要地方，亦須急取，如得此城，往雲平嶺這條路，俱無後患矣！」楊善方才明白。行過多時，遠遠望見高處平腳半邊火光，冠軍道：「準備矣！金湯、逢琫查述可領飛騎五百，暗過東門，向南殺入。楊善領大軍望火光處直進，本軍自領騎兵接應。」卻說青草城守將穆新，聞得攻打獨鎖渡，引兵欲來救應。

路遇山盈，知城已失，便即回兵，使山盈連夜報上雲平嶺。再派副將景茂守東關，山慈守西關，繆實守北關，陸榮守南關，自己全裝率領壯士以待。忽聞南邊發喊，穆新令副將盛起往視，自卻由北門巡來。又見報馬喊道：「敵兵已入南門，請將軍途徑截殺！」穆新驚道：「如何不自北攻，反繞南至？兵法實奇！」掉轉馬頭馳來，見盛起、陸榮戰二將不下。敵騎懼係長槍，漸搶向前。穆新舉戟衝入，呼道：「吾來也！」盛起讓開，金湯揮鋼迎上。逢琫擊翻陸榮，下騎抓取首級。陸榮就地抓得沙子，審定逢琫面門一把，逢琫慌隔，兩目已遭沙迷，陸榮被軍士扶去。盛起見逢琫目傷，便想擒取，查述看見，喊道：「不得無禮，吾來也！」盛起便轉騎與查述復戰。逢琫不能臨陣，上騎回營。

穆新一隻畫戟，如生龍怒鱗；金湯兩條金鋼，似掣閃飛星。戰過多時，金湯終因辛苦，擋抵不住，漸漸退下。到得關門，查述棄了盛起，前來拚力，捨死抵住，不肯出城。盛起復率竿子手殺來，查述又受戟刺傷。

危急之際，忽見冠軍驟到，舉過攔開金湯，向前直擊。穆新見來勢凶狠，退於寬地接戰。門有十餘合，穆新力擋不起，景茂、山慈趕到，盛起一齊搶上。穆新橫戟少歇，須臾山慈槍桿折斷，盛起落馬。穆新舉戟復戰，冠軍接著戟桿，順過刮得景茂眉目鼻口連成肉講。穆新盡力奪戟，冠軍復回過，換桿削來，穆新右腕打折，轉馬竄逃。冠軍驅兵前進。

穆新、山慈急出西門，天色已亮。正欲奔就信恒，忽見常德引敗兵奔到，言鴛鴦城已失。穆新道：「如此不能到雲平嶺去，且到芙蓉城看勢如何？」不表同奔芙蓉城。再說冠軍趕走穆新、山慈，軍士綁到盛起，叱令放去。安民已畢。次日令金湯領五百軍士，同威達、屠布守城，查述留此養傷，自帶大軍緩緩往鴛鴦城來。二百三十里路，申時已到。望見左右平岡，來到中間，突起兩山，左邊山色五彩輝煌，右邊山色金光煥耀；兩座山頂，互相交結。關門設於頸下，城牆直圍過岡脊。梁思等早已望見，出關迎接。

冠軍問道：「子大夫何在？」秦吉道：「盤過庫藏之後，即入內衙，至今未出。小校等先望見旌旗，已使人往報矣。」冠軍進關，來到衙內，聞有哭聲，查問所因何事，常滿稟道：「昨日信大夫兵敗，來催家眷回嶺，遣下婢女二人，為子大夫收得，強逼交歡，俱不依從。其一已經斃命，今所哭泣，想係未死者。」冠軍忿然走到後面，只見子直抱著個女子，近看蓬頭垢面，亂哭亂扭。冠軍向子直道：「奉命代國，當行禮義，以服敵人之心，胡為行此狗彘情事！大夫如此，其何以弭士眾？軍法無私，不能偏於大夫也！」令常滿將子直扯下檻起，送往後營，聽浮金主發落。將此婢女寄於女觀居祝又將死者埋於關旁，立碣以表其貞。令梁思、布惠、秦吉領兵三千，取鴛鴦城，杜關、姚越領兵一千接應；令楊善、冉圭、陳密領兵三千，取溪敦城，梅青、柳詠領兵一千接應。其餘軍士休息。

次早，自帶飛盾兵八百名，往雲平嶺來察看形勢。雲平嶺雖曾行過，知其峻險，但兩邊卻不曾周視，所以重複細看。行有數

里，轉出深林，已見半壁連天接地的黑雲；又行二十餘里，已在前面，卻像遮天峻嶺，並無峰巒岡阜，俱係懸崖峭壁；只有迤邐曲逕，又皆為石塞斷，兩旁備有碉塞夾守。復沿嶺腳左邊望去，行百餘里，並無空可乘。又回來往右邊察看，凡稍有凹處，俱培補完全，復堆灰瓶石炮、滾木飛車於其上。

冠軍看畢回城，聞報浮金主大軍已過獨鎖渡屯紮，使大夫任環傳令「快取雲平嶺」。冠軍令逢琛等守好城池，自往獨鎖渡來朝見。浮金主下座扶道：「卿出境而得品字城，動足而奪百結險，梟其猛將，葫蘆卡、獨鎖渡奇險皆收，今又頤指而下鴛鴦，揚鞭而取青草，不日破雲平嶺，長驅入黃雲城，洵亙古未有之助勞也！」冠軍稽首奏道：「此皆主上洪福，文臣運籌、武士效力之功也！」浮金主道：「雲平嶺何時可破？」冠軍道：「雲平嶺守將金城，老練知兵，西山才德兼備，此刻不可破也。」浮金主道：「不得雲平嶺，終無路到玉砂岡，彼必益緊防護，我國將何以為食？冠軍須展奇謀，以建偉跡，永惠萬民！」冠軍道：「兵無常形，惟在知彼知己，不可進而強進，未有不敗軍誤國者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然則雲平嶺終無時可破乎？」冠軍道：「此時必不可破，惟待將來浮石另易庸將，有機可乘，始得破耳。為今之計，老營仍須紮於百結關，臣守鴛鴦，以防放出，分軍巡濫柿河。南北數十城邑，屯田以濟軍糧，庶不為敵所勝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之令，有進無退，今已到此，不可退回。就紮定此，將軍其往鴛鴦，相機施行。子直犯令，可念其用兵以來微勞，原彼初次，嗣後犯法，決不寬貸。」冠軍溫然道：「軍令乃條款法度，非臣私行，若竟赦宥，恐自此縱肆滋事，致誤國家耳。」說罷，辭浮金主回鴛鴦城。令常言領三百步兵屯於梅坪，毋使敵人襲踞，卻說溪救城離鴛鴦城二百二十餘里，守將巫錦，副將烏輝、吳耀，聞得失了鴛鴦城，西庶長傳令緊守，諸將不服道：「東南數十城邑，溪救為最，若閉門畏怯，其餘必定膽寒，是不戰而自屈也！況諸處皆被詭計騙取，並非力戰所失，今出而不勝，謹守未遲。」乃同領眾出東門紮營。

楊善兵到，巫錦挺著雙戈銅鏢，直衝過來，冉圭使九節金鞭迎住大戰。陳密視冉圭不能抵巫錦，舉斧策馬夾攻，吳耀揮刀截住；楊善持矛前來，烏輝舉鋼接著。冉圭右遮左擋，巫錦銅鏢如飛，楊善恐其有失，撇卻烏輝，來戰巫錦；烏輝追上，冉圭即擋住烏輝。兵戰兵，將戰將，殺逾多時，終是勞不勝逸，往後敗走。巫錦等奮勇向前。

再說梅清、柳詠引兵接應溪救，正行時，聞得前邊金鼓喊殺之聲，催軍急進。柳詠道：「如何臨陣相殺，城上不見有兵？梅將軍請往救應，我覷便爬城，或得入去，內外夾攻，城可得而軍可破也！」梅清依計，分兵五百先行。柳詠領兵過北吊橋，見門掩著——原來守城軍士見敵敗走，便出搶拾遺棄物件，是以無人把守。柳詠快速搶到門前，奮勇殺入，卻無阻擋，兵俱進城。聞西邊鼓聲震，即趨埋伏。

這裡巫錦趕緊殺，忽見梅清救兵到來，便立定腳。楊善等見後兵已到，復踴躍殺回。梅清舉刀領兵向前，逢人便砍。烏輝先走，巫錦、吳耀猶勉強爭持。烏輝到城門邊立定，巫錦等欲入，不防柳詠自後輕輕出來，手起刀落，斬一人於騎下。陳密喊道：「已得城矣！」巫錦、吳耀驚慌回顧，見柳詠擋住橋口，料城被襲難復，便領軍落荒而逃。楊善入城。冉圭不捨，同梅清、柳詠趕下三十餘里。巫錦、吳耀渡過河，冉圭等追到，見無舟楫，只得率眾回來。

巫錦令將船盡纜於西岸，放心緩緩而行，逢著村莊，使兵士借糧造飯。只見一支人馬風捲齊來，細看卻不係本國旗號，肚里正饑，足力又倦，如何抵敵？惟有棄戈卸甲，復向河邊奔走，爭上渡船。見先前追兵猶未去遠，只好到河中，下錨止祝這支人馬卻係接應鴛鴦城的杜關、姚越，湊著現成熱飯，欣然就吃。杜關道：「今有浮石盔甲旗旌，如何不使兵穿戴前去？」姚越道：「不可，恐本國兵將認錯誤了，自相傷殘。」杜關道：「你先引兵照會，我卻後來，便不混亂。」姚越道：「不可，只須著人先行說知，然後你領穿敵盔甲之軍士，詐作敗兵，我作追趕，便好見機圖事也！」杜關依允，使卒密往，自與姚越分軍，連夜進發。次早望見鴛鴦城，大喊起來，杜關先走，姚越後追，直到濫邊。

且說鴛鴦城在上濫柿河之西，離鴛鴦城三百五十里，離溪救城二百里，守將姓江濯，同副將白交、白高三人鎮守，又有偏將盧慈、盧雅幫協。先時聞得浮金破了葫蘆卡，料知除卻獨鎖渡不能過，必要來爭水蛇渡，商議於埠頭對面築起夾閘，令白交、盧雅帶兵一千同守，自己準備接應。忽聽得有敵兵從大路過河，向東門來，料是獨鎖渡已失。因分兵往夾閘，城中之眾，不足守禦。盧慈道：「且戰而後守。」江濯道：「不可，西庶長既有令，戰勝亦無功，如敗，誰任其咎？莫若憑城為策之上。」令閉門掛免。忽報敵軍已到東郊，江濯令自高注視，令盧慈巡察。

盧慈到北門，見遠方走殺噓呼，所趕者係本國「溪救」號旗，轉瞬已到城下，喊叫救援。追兵趕上，敗將回身接戰，抵擋不祝盧慈看得真切，下城開門，挺槍殺出。姚越接著，不問便戰，杜關得空，奔搶入城，放起連珠號炮。梁思先已得了信息，今聞炮聲，急令兵士疾趨吶喊攻城，布惠、秦吉分兵殺向北門。盧慈忽聞炮響，又驚又疑，姚越纏緊，不能抽身。江濯聽得號炮，取簡上騎，聞報東邊攻城，便轉向東北郊。盧慈敵不過姚越，怎當布惠等又到，槍法慌亂，為姚越打倒，直搶進城。江濯到東門上城看道：「此假勢也，必有兵由他處潛入。」慌趕奔北門，正迎著布惠，四簡並舉，秦吉舉斧夾攻。

江濯力戰二將，望見火起，心內驚亂。姚越、杜關又到，江濯手下軍士漸少，四將如虎攢來，且戰且走。殺到東門，同白高衝出，往夾閘去了。梁思等得了城池，分兵布守，飛騎報請冠軍將令，以便進攻夾閘。

再說冠軍在鴛鴦計算，南邊惟溪救、鴛鴦二大城，其餘十數邑皆彈指可下。俱量城勢，分令各校領兵往嶺惟右邊芙蓉城兵多將廣，城固而堅，皆須親往。溪救雖下，已今年柔、羊烈往協楊善，留兵一千守城，替回冉圭、陳密、梅清、柳詠。

鴛鴦不知何若？須與探子報到：「梁思等殺了裨將盧慈，逐去江濯、白高，已得鴛鴦城池。」冠軍大喜。又有梁思稟到，請攻夾閘。冠軍吩咐：「夾閘為鴛鴦門戶，本城既失，夾閘豈能久守？急功徒傷士卒，緩之彼自逃遁耳。」令梁思、杜關、姚越將兵一千守城；布惠、秦吉將餘兵回鴛鴦聽令，自領兵三千，取芙蓉城。

芙蓉為雲平嶺外第一個大城，浮石東邊糧餉，向來均貯於此。自西庶長鎮雲平嶺，叫本城只存半載軍民用度之糧，餘者盡運歸嶺上。芙蓉鎮守將軍姓名何舟，有萬夫莫當之勇。夫人桑氏，名喚桑髻，姪子何方樓，兒子何丹、何燦、何靛，俱深通器械，熟諳韜略。猶有婢將陸益、葉全、凌洪等同守。當日西庶長檄到，令其「戰守相機，切勿造次」，卻不叫他回嶺。

何舟得檄，即使陸益往芝頭協守，自將城內諸事料理停當，令眾軍到雙覺涯地方，靠平岡下寨。當時夫人諫道：「雙覺平岡，並非險要，猶須憑城為是。」何舟道：「郊外數萬居民，糧食在敵，若失平岡，顧要城何用！」不聽夫人之言，便領兵來涯邊紮祝浮金兵到，何將軍背插九口飛刀，持柳葉槍，坐白驂馬，率三子出營，遇到前鋒親校國維。正欲開口問話，國維持著雙斧奔來直砍，何靛大怒，舉錘迎住，鬥有三十合，勝負不分。

風宏、風嚴雙槍並出，何丹、何燦四錘又到。何舟將槍擺動，兵分兩翼，衝殺過來。這邊華禽、穆謹、荊芒向前接殺。鬥有十餘合，何舟敗走，三將趕去，何舟掣下飛刀，連連擊到。華禽躲得快，腿上著傷，荊芒連肩帶臂斷下，穆謹砍落頭顱。何舟復轉騎殺回。國維等見勢不利，敗下陣來，士卒俱奔。何靛等隨後追趕，恰好冠軍兵馬正到，排開陣勢，讓過國維等。何氏兄弟三人已經殺至，冠軍揮錘迎住，何丹只道平常將士，漫不經心，接連三過，擋不住了，方知英勇。何靛、何燦迎上助戰。

戰有三十餘合，何舟鳴金，三子齊回，說道：「後來將官，勇力無比。」何舟道：「想係冠軍，因見汝等敵他不下，是以鳴金。今彼猶在陣前，待我戰去。」挺槍出陣，呼道：「來者可是韓冠軍麼？」冠軍答道：「既知威名，何不下馬？」何舟道：「問清姓名，好擒下汝耳！」舉槍當心刺入，冠軍撥開還擊，鬥有二十餘合，何舟敗下。冠軍追去，眾將齊道：「謹防暗器。」冠軍看定何舟手取飛刀，便帶住馬，只見何舟身回，飛刀已到。冠軍認清，連放飛丸，打落刀九口。何舟大怒，回馬重鬥，約有二十餘合，何靛等趕來助陣，這裡國維等亦復殺出。彼此混戰多時，天色已晚，各收兵回營。

冠軍查點將士，受傷者二百餘名，折了兩員副校，擒得將士三十餘人。冠軍道：「芙蓉不得，河東西莫能安枕！」吩咐過芙蓉二十里柳塘地方紮營。次日，何舟兵到又戰，互有殺傷。

晚間，冠軍出令道：「芰頭為芙蓉犄角，先乘芰頭無備破之，以剪芙蓉羽翼，回來築圍以困之，蔑不取矣！」將輜重置下，連夜全軍而去。

營內遭擒的浮石軍士，見兵盡行，用力掙斷繩索，逃回告訴。何舟令姪子方樓往奪營寨，自率三子連夜抄向芰頭來。行有五十餘里，到鏡湖地方，前軍報道：「橋樑俱折毀了。」何駝向前道：「不要中敵人奸計！」何舟猛省，急令後隊作前隊，速退回城。方才動腳，前面又報火起。兩旁俱係密密黍稷，何舟令往上割倒黍稷，亦縱火延毀，風猛燄急，頃刻焚成平地。上風已經燒到，何駝等恃勇撥路，俱為火氣衝回，無法得出。何舟領兵移屯於先所毀空地上，雖然免得火災，怎奈煙燄逼人，軍士多有熏倒者。

待燄衰煙滅，始得領兵趕回，逢著偏將葉全，問道：「汝等奪寨若何？」葉全道：「不曾成功。今奉夫人令，來迎將軍。」何舟道：「城池無恙麼？」葉全道：「自將軍往芰頭後，末將隨小將軍襲取，行有數里，回顧城中火起，聲音嘈雜，情知事變，急同小將軍趕回。聞城內喊聲大震，見有敵將守住吊橋，殺不過去，末將同小將軍分奔尋路救應。末將到西門，正逢夫人殺出，城內部無兵追，小將軍亦到。因不知將軍如何，特令小將軍同末將分路來找。夫人現紮營在獲村。」何舟歎道：「誤中奸計，地方已失，有何面目歸見君相？」掣出寶劍，欲行自刎。旁邊裨將凌洪緊抱住手道：「不可！勝敗兵家之常，三位小將軍又俱為煙火所傷，將軍必須回兵，調治好了，整眾奪回城池，為國出力。奈何輕生，以誤君事！」葉全道：「凌洪忠言，願將軍審察。」何舟乃止。令葉全、凌洪同往芰頭，協陸益守城，囑道：「芰頭雖小，得之可出可入，若為敵所有，則他日恢復，少這條會兵路也！敵人詭計多端，只顧閉守，不必出戰。」二將領命而去，何舟乃往獲村。

原來冠軍假言往攻芰頭，故任被擒軍士脫歸報信，卻令粟贊、荀登領兵趨毀鏡湖口橋，暗伏密葦之中，待彼軍過，即於後縱火。自同眾將潛回芙蓉，伏於堤邊，見有軍馬出去，便令元章、安定、終達、施恒、書山、衛定、黃華、仰青遁入城中，守門將士不辨已彼，闖進隨問隨答。次後又見軍出，冠軍發號，伏兵齊起，盡行殺入，放起火來。

卻說桑髻夫人自行軍之後，全裝率兵巡視。見北邊火起，情知有變，傳令軍民毋得亂動，又令女將凌蕊回衙把守，自率眾軍飛奔而來。正遇著冠軍，便使雁翎刀當頭劈入，冠軍揮鎚隔開還擊。戰到七八合，桑夫人支架不住，敗走回衙，率領家人收拾符節。復行殺出，撞見國維截住不放。夫人大怒，惡戰十餘合，凌蕊使金針撒來，國維左目受傷，夫人趁空劈入，殺死國維，護眾衝出西門。遇著葉全，續後方樓亦到，同於獲村蓼花崖下紮定，收招散失。令葉全、何方樓分路追尋何舟。

再說冠軍逐去本城軍，安營已畢，將國維人殮，同荊芒、穆謹二櫬，使率送回。令柳詠、風嚴、風宏、山縱、沈楊守城，自帶將士向芰頭來。到舊營內，粟贊、荀登綁出葉全、凌洪，冠軍問知是往芰頭的，半路擒住，用好言撫慰，還其衣甲，使自歸國。乃領兵直到芰頭，見城上寂靜，兩邊平岡環抱石城，後倚層巒，前臨闊澗。城腳窄路之外，便無餘地。在對面喊殺，並不見有人應敵。令屯兵於上流岡阜，使伐堅竹大木，造成攻具披架，篷笆大筏。當晚率軍士同登放下，認著城門，推到口邊。聞得梆響，石炮灰瓶如雨打下，俱為篷所遮隔。篷下五百人，扶木撞杵，同聲用力，撞得拴折門崩，冠軍率眾湧入。陸益引兵掩來，冠軍揮鎚攔腰打倒，其餘軍士盡行逃散。乃招外兵渡河入城。

次日，令粟贊、荀登、姚安、崔默同守，自帶軍士徇河東西未下城邑，沿途村鎮民人，多有自百結關外放回者，焚香饋食，未被攻下地方官長聞風奔竄。不旬日間，河之東西七百餘里州邑莖浦、黑尻、麋鵠、醜石、扶老、舒雁、海蘿、紫英、獨豹、猴蔡等險易大小六十餘城，盡行歸服。

冠軍隨處委署奏情，發各處守令。再回鴛鴦，見迎接的兵將較前甚多，俱是瘦羸，且聞呼痛之聲，不勝驚訝。布惠稟道：「冠軍往芙蓉時，主上令子大夫、白額虎領兵二萬，往攻雲平嶺。四處尋路不得，勉強上去，俱被打傷回來。來往數日，並不曾傷彼一將，擒彼一兵，領去萬餘軍士，無不傷損。」冠軍道：「西山知兵，雲平嶺萬不能破。須待天英雙龍有處得入，方可相機。今妄攻之，可憐士卒無辜受苦。」令布惠取諸藥，分開醫治被傷將士，又使人探天英雙龍勝負如何。

數日之間，兵將盡愈。正議操練，忽聞大炮三聲，自西邊來。頃刻，巡軍報道：「浮石大軍下嶺矣！」正是：方憂指臂多傷損，又報干戈競到來。

欲知爭戰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